

# 汉语需要中动范畴吗<sup>①</sup>

吴怀成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 国际商务外语学院, 上海 201620)

**[摘要]**中动是印欧语系语言的语态范畴之一,与主动语态、被动语态相对,其典型标志是受事充当主语,谓陈述主语所具有的某种性质。汉语动词没有语态范畴,尽管汉语有表达印欧语系语言的中动语义的一些句式,但是没有必要把这些句式都称作中动句式。汉语所表达的中动语义的句式,本质上都是受事主语句,属于非事件性评议句。中动范畴在汉语中无论从描写还是从理论上,都没有存在的价值,从理论简洁性角度看,应该予以取消。

**[关键词]**中动; 语态; 受事主语句; 评议句

**[中图分类号]** H146.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7365 (2020) 03-0056-12

## 零、引言

近年来汉语中动句研究已经成为汉语语法研究的一个热门话题,而且研究成果也越来越多,如曹宏(2004a, 2004b, 2004c, 2005)、古川裕(2005)、殷树林(2006)、何文忠(2007)、余光武、司惠文(2008)、刘楚群(2010)、何元建(2010)、张德岁(2011)、严辰松(2011)、吴为善(2012)、刘晓海、石晨(2013)、蔡淑美(2013、2015)和蔡淑美、张新华(2015)等。早期认为所谓的汉语中动句是“这辆车开起来很快”这类句子(下文简称“起来”句),但是“起来”句到底是不是汉语中动句,学界并未达成一致。曹宏(2004b)、古川裕(2005)和何文忠(2007)等基本上是持认同的态度,殷树林(2006)、余光武、司惠文(2008)等认为“起来”句和英语的中动句并不同,而严辰松(2011)认为汉语没有中动句。曹宏(2004b)认为除了“起来”句,“V上去”“V来”“V着”等也可以构成中动句,古川裕(2005)认为“好V/难V”和“可V”等也可以构成中动句。

由上可知,对于汉语有没有中动句学界存在争议;对于到底哪些句子属于汉语中动句看法也不一致。本文认为,汉语中动句研究之所以存在争议,主要原因在于不同语言的语法系统存在差异。在进行跨语言比较时,我们应该重视不同语言语法系统之间的根本差异,以语义为基础,找出不同语言语法形式之间的异同。本文认为每种语言都应该有表达印欧语中动语义的语法手段,印欧语用专门的形态标记(中动态)或句式表达中动语义,而汉语则使用非事件性受事主语句来表达相同的语义。在汉语中增设中动范畴,只会使语法描写复杂化,不利于认清汉语语法事实。

本文首先回顾中动句的概念及其特征和类型;然后讨论学界所谓的汉语中动句存在的问题;最后提出取消汉语中动范畴的意义。

<sup>①</sup> 本文初稿曾与沈家煊、吴为善和完权等先生讨论过,获益匪浅。谨致谢忱!

### 一、中动句：特征和类型

中动是印欧语系语言的语态范畴之一，与主动、被动相对。Kemmer (1993) 根据下面例①-④，从功能和形式上看，这些所谓的中动句在语义上没有明显的语义一致性 (semantic generalization)，甚至在某个语言内部这些所谓的中动句也可以分为不同的语义类型。例如：

①古希腊语

lóuo-**mai** tás ch íras. 我洗我的手。(I wash my hand)

hálllo-**mai**. 我跳跃。(I leap)

boúlo-**mai**. 我希望。(I wish)

②现代冰岛语

hann klæddi-**st**. 我穿衣服了。(I got dressed)

bókin fann-**st**. 这本书找到了。(The book was found)

ég vona-**st** til að fara. 我希望去。(I hope to go)

③法语

ce papier **se** recycle. 这种纸可回收。(This paper is recyclable)

le ciel **se** fait somber. 天空正变得阴暗。(The sky is becoming overcast)

le riz **se** cultive en Chine. 大米在中国培植出来的。(Rice is cultivated in China)

④英语

the book sells well. 这种书好卖。

the door opened. 门开了。

the soup that eats like a meal. 吃起来像饭一样的汤。

也许正是因为“中动”这一术语被用于本质上不同的语言现象上，因此，不同的学者采用不同的术语，比如，中被动 (medio-passive)、准反身 (quasi-reflexive)、伪反身 (pseudo-reflexive)、中性 (neuter)、受事主语结构 (patient-subject construction) 和异态<sup>①</sup> (deponent) 等 (Kemmer 1993)。“中动”这一术语为什么会被用于不同语言的不同语言现象或者被用于同一语言的不同语言现象呢？主要原因是，在同一个语言中，不同的语言现象往往使用相同的形态标记，如上面例①-③中的粗体字母“mai”“st”和“se”。Lekakou (2005) 指出，希腊语的非主动形态 (nonactive morphology) 除了用于表达中动语义外，还可以用于被动、内在反身 (inherent reflexive)、相互态 (reciprocal)、某些非宾格动词 (some unaccusative) 以及异态动词 (deponent verbs)；法语的反身附缀“se”除了表达中动语义外，还可用于反身、内在反身<sup>②</sup>、起始动词 (inchoative) 等。“中动”在西方语言学界是一个多义概念，可以用来指称不同的语言现象，但是尽管如此，国内学者所谓的中动句主要指类似例④中第一个句子所表示的语言现象，即“the book sells well.”。

#### 1.1 中动句的特征

类似于英语的“the book sells well.”这样的中动句，在许多印欧语中都存在。

Lekakou (2005) 指出，从不同语言中动句的句法表现看，对中动从句法上做一个跨语

<sup>①</sup> 异态指的是带被动形式但是拥有及物性句法的语言现象。

<sup>②</sup> 反身与内在反身的区别是，反身是指动词本身无反身义，如“他打了自己”，而内在反身指的是动词本身具有反身义，通常指“洗 (wash)”“梳头 (comb)”和“刮胡子 (shave)”之类的动词，即“他洗好了”指“他洗自己洗好了”。

言的一致性界定是不可行的,中动是一个特定的解读(particular interpretation),不同的语言使用不同的形式获得这样的解读。Lekakou(2005)认为中动解读的核心成分包括:

⑤a.句子的主语对应于内部论元;

b.句子的解读是非偶发性的(non-episodic),中动不指称已经发生的真实的事件,而是汇报语法主语的性质,事件性动词变成一个派生的表示状态的成分,进而获得一般性解读(generic interpretation);

c.施事降级并获得任意性解读<sup>①</sup>。

严辰松(2011)指出英语原型中动句具有以下特征:(1)受事论元做主语;(2)隐含施事论元;(3)通指性和非事件性;(4)事件责任或叫特性归因。蔡淑美、张新华(2015),指出英语中动句具有以下三个特征:(1)强制性抑制施事成分;(2)任指性或通指性;(3)描写某种事物的性质,具有非事件性,句法上不允许出现进行体等跟时间相关的表达。

本文认为,“中动”是句子的一种语义属性<sup>②</sup>,不同语言表达中动语义的手段不尽相同,印欧语所谓的中动句特征概括如下:(1)中动句属于受事主语句,即中动句的主语是谓语动词的逻辑宾语;(2)中动句中隐含一个施事论元,但是这个施事论元在句法上无法实现<sup>③</sup>;

(3)中动句表述的是受事主语具有某种属性,并非描写具体时空发生的事件;(4)中动句所描写的主语具有的属性对于任何人来说,只要他用中动句的谓语动词操纵中动句的受事主语就可以显现出来;(5)由于中动句主语的某种内在特性使得动词所表述的情况具有修饰语所描述的特点。

如果我们把中动句看作是印欧语系诸语言中的一个特殊的构式,那么中动句或者中动构式的构式义就可以简单地概括为:谓语表述受事主语具有某种属性<sup>④</sup>。

### 1.2 中动句的类型

Lekakou(2005)对英语、荷兰语、德语、法语和希腊语的中动句进行比较后,将这些语言的中动句分为两大类:法语和希腊语属于一类,属于被动型中动(the passive-type middle);英语、荷兰语和德语属于另一类,属于非作格型中动(the unergative-type middle)。Lekakou(2005)认为两种不同类型中动句的差异主要在于生成方式不同,被动型中动是移位生成的,也就是说受事论元是经过移位而占据主语位置的,而非作格型中动的受事处于主语位置则是基础生成的,被动型中动句法上采用被动形式,而非作格型中动则寄生于作格动词。被动型中动句法上采用被动形式主要表现为中动句中也可以出现和被动句一样的施事短语。例如:

⑥希腊语

a. Afto to vivlio diavazete efxarista akomi ki apo megalus.

这 这 书 读-非主动.非完成.3单 愉快地 甚至 和 被 成年人  
这本书甚至成年人读起来都很愉快。

b. Afto to provlima linete akomi ki apo anoitus.

这 这 问题 解决-非主动.非完成.3单 甚至 和 被 傻子

① 施事降级指的是施事从主要论元降为次要论元或隐含省略,任意性解读指的是这个隐含的施事是“任何人”,如“这本书容易读”是对任何人来说都容易读。

② 这是从语言共性角度来说的,因为中动语义的表现形式在不同语言中差异很大。

③ Lekakou(2005)认为希腊语的中动句可以出现施事论元。

④ 这仍是从语言共性角度对中动语义的高度概括。汉语肯定可以表达这种语义,但是并不是用特定的形态和句式来表达,因为构式语法强调“形-义”配对,所以国外的中动句可以看作是一种特殊构式,但汉语的这种语义没有用特定统一的形式来表达,所以汉语没有中动句。

这个问题甚至连傻子都能解决。

被动型中动与被动的主要差异是中动使用非完成体，被动使用完成体。例如：

⑦希腊语被动

Afto to vivlio diavastike. xtes.  
这 这 书 读-3单.非主动.过去.完成 昨天  
这本书昨天被(某人)读过。

⑧希腊语中动

Afto to vivlio diavazete. efkola.  
这 这 书 读-3单.非主动.现在.非完成 容易  
这本书容易读。

非作格型中动之所以得名是因为在德语中，中动在句法表现上与非作格动词一致而非宾格动词不一致，中动选择助动词“haben(有)”，而不是选择助动词“sein(是)”。例如：

⑨a. John ist/\*hat zur Schule gegangen.

人名 是/有 方向介词 学校 去  
约翰去了学校

b. John hat/\*ist gesungen.

人名 有/是 唱  
约翰唱了。

c. Das Buch hat/\*ist sich immer gut gelesen.

这 书 有/是 反身标记 总是 好 读-分词  
这本书总是很好读。

Lekakou (2005) 指出，非作格型中动句中施事是隐含的，因此不能出现，但是被动句可以出现施事。例如：

⑩a. Das Buch liest sich (\* von den meisten Lesern/irgendwem) leicht.

这 书 读 反身标记 被 这 最多 读者/任何人-与格 容易  
这本书(\*被大多数读者/任何人)容易读。

b. Das Buch wurde von den Schülern gelesen.

这 书 是.过去 被 这 学生 读  
这本书被学生们读过了。

Lekakou (2005) 还提到被动型中动与非作格型中动在状语修饰方面也存在差异，如前者不需要状语也能成立而后者必须有状语才能成立。例如：

\*①a. This book reads. (英语)

b. Dit boek leest<sup>①</sup>. (荷兰语)

c. Das Buch liest sich. (德语)

②a. Ce papier se lave. (法语)

这 纸.主格 反身标记 洗.3单  
这个纸能洗。

① 例①b和①c荷兰语和德语的三个词同例①a中英语词语。

b. To nero edo pinete. (希腊语)

这 水.主格 这里 喝.3 单.非主动.非完成

这里的水能喝。

可见，在句法上不同语言的中动句确实存在不少的差异，如中动句构成上是否需要副词状语，有的句法差异甚至还对上面所概括的中动句的特征提出了挑战，如施事论元是否必须隐含。不管不同语言表达中动语义的手段存在多大的差异，各种语言的中动句所表达的中动语义是一致的，即中动句属于非事件性小句，陈述的是主语具有某种属性，侧重对受事主语属性的评述。

## 二、汉语所谓的中动句

汉语中所谓的中动句主要指类似下列一组句子。例如：

⑬“奔驰车”开起来很舒服。(曹宏 2005)

⑭这个手续特别难办。(古川裕 2005)

⑮橘子皮还能做药。(蔡淑美、张新华 2015)

⑯这本书值得读。(同上)

⑰牛筋鞋底耐磨。(同上)

我们把例⑬这种类型的所谓的汉语中动句称作“起来”句；把例⑭称作“难易”句；把例⑮-⑰称作“模态”句。

### 2.1 “起来”句

“起来”句(包括“V上去”“V来”和“V着”等)，严辰松(2011)从“汉语原本无所谓主动和被动，更不用说中动”“汉语具有主语突出的特点”“汉语的不及物动词和形容词也可以构成‘起来’句”(如“兔子跑起来，实际上是跳跃前进，一跃三五米远……”和“要让襄樊净起来、亮起来、绿起来、高起来、美起来……”等)、“‘起来’句的主语不一定是受事”(如“这杆秤称起来不太准确”等)、“有些‘起来’句的主语甚至是施事”(如“这些东西现在的孩子们接受起来有一定困难”)、“除了‘V起来、V上去和V着’外，‘易V’和‘好V’也相当于英语的中动句”等几个方面说明，汉语能表达中动句的意义和功能，但没有一个独立、特定的句式对应于英语的中动句。由此，严文明确指出汉语没有“中动句”(原文用“中动结构”)。吴为善(2012)指出，英语中动句与汉语“V起来”B式虽然有时可以对译，也有相似的话语功能，但从构式的角度看，两者涵盖的范围不一样，句法语义范式也不一样，因此，不能简单地用英语的中动句来比附汉语的“V起来”B式。总之，我们绝对不能在汉语的“起来”句和英语的中动句之间划等号。

### 2.2 “难易”句

“难易”句(包括“难V”“易V”和“好V”等)可以表达英语中动句的意义(严辰松 2011)，古川裕(2005)和蔡淑美、张新华(2015)则认为汉语的“难易”句就是汉语的中动句。我们认为，将“难易”句看作汉语中动句也面临一些问题。首先，汉语一些“好V”已经词汇化，如“好吃”“好看”“好听”等。这些词汇化的形容词充当谓语与一般的形容词充当谓语没有区别，看成汉语中动句很难令人接受。“易V”中的“V”不限于及物动词，主语也不限于是受事，“易V”只是对其主语进行主观评述。例如：

- ⑱他们在活动的时候具有盲目性，大脑易兴奋、自制力差……（人民网 2014-11-09）  
⑲肺炎支原体主要感染 5—9 岁的儿童，5 岁以下儿童也易感染。（人民网 2019-04-23）  
⑳他叛逆、易怒、桀傲不驯。（朱学恒译《龙枪传承》）

总之，“难易”句尽管可以对译部分英语中所谓的中动句，但是对主语的语义角色和动词的及物性都没有严格的限制，只是对主语进行主观评述而已，如果把“难易”句全部看成汉语的中动句，似不妥。

### 2.3 “模态”句

所谓“模态”句包括蔡淑美、张新华（2015）的“能可”句（包括“NP+能/能够/可/可以V”等形式）、“值得”句（包括“NP+值得/够（能够）V”等形式）和“耐/经”句。

我们认为，把“模态”句归入中动句至少存在以下几个问题：（1）不是所有的“模态”句都是受事主语句；（2）“模态”句的所指范围是什么；（3）如何看待词汇化的“可V”。

“能V”的主语不限于受事，工具和施事同样可以充当“能V”的主语。例如：

- ㉑嘴巴能说会道，叫“樱桃尖”。（《繁花》）  
㉒大丈夫能屈能伸。（同上）

蔡淑美、张新华（2015）似乎只认为模态词“能”和“可”与动词一起可以构成所谓的汉语中动句，但是对其他“模态”词构成的受事主语句是否属于中动句却没有讨论。本文认为其他模态词一样可以构成“模态”句，与“能可”句没有本质差异，都是对受事主语的一种主观评述。例如：

- ㉓这本书应该认真地读几遍。  
㉔这碗饭不准吃，是留给爸爸吃的。  
㉕这句话就没有必要说了，我知道你的意思。  
㉖这些作业得按时做完。

汉语模态词可以与动词一起作为受事主语句的谓语，古已有之。例如：

- ㉗士可杀不可辱。《礼记·儒行》  
㉘此饭不可妄食。《杂譬喻经》  
㉙故冬耕之家，后稷不能羨也；丰年大禾，藏获不能恶也。《韩非子·喻老》

正是因为“可V”结构自古就存在，因此在汉语双音化的作用下，一些“可V”结构在现代汉语中已经词汇化为一个形容词，如“可惜”“可爱”“可怜”等。也就是说，如果把“这个孩子真可爱”也算作汉语中动句，恐怕很难令人接受，但是如果把这些词汇化的“可V”看作汉语中动句，而将一般的“可V”看作汉语中动句也很难令人信服。

### 三、中动句还是非事件性受事主语句

无论是“起来”句、“难易”句，还是“模态”句，把它们看作中动句都有问题。语法研究既可以从形式到意义，也可以从意义到形式，而在跨语言比较时，往往以语义为基础（Croft 2003, Hapelmath 2010），找出不同语言编码相同语义时在形式上存在的共性和差异。但是在进行跨语言比较时，我们不能过于简单地比附，认为英语或印欧语中有中动句，那么汉语也必然存在类似的中动句。虽然德语的反身标记和希腊语的非主动态标记并不限于用作中动句的标记，但是英语或印欧语在表达中动语义方面都有一个较为固定的句式，而一旦将中动句

引入汉语，便会引起较多争议。这本身就值得反思。本文认为，汉语本来就不应该有这样一个舶来品，所谓的汉语中动句，就其实质而言，都是受事主语句，只不过汉语的受事主语句应该分为事件性受事主语句和非事件性受事主语句，非事件性受事主语句本质上用来陈述或评价受事主语句具有某种属性，可称之为评议句。下面先讨论事件性受事主语句和非事件性受事主语句（评议句）的区分，然后从汉语事实和理论简洁性角度讨论取消汉语中动句的意义。

### 3.1 事件性和非事件性受事主语句

汉语自古以来就存在受事主语句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张赅、荣晶 2009、袁健惠 2015），除了上面例⑳-㉑，再如：

- ㉒毒即去。（《道行般若经》）
- ㉓虽知其寒，恶不可取，子其死之？（《左传·闵公二年》）
- ㉔诸事火具，悉弃水中。（《中本起经》）
- ㉕财务日耗，人所嗤笑。（《杂譬喻经》）

然而，汉语的受事主语句实际上根据事态性质可以分为事件句和非事件句。例如：

- ㉖桌子搬走了。
- ㉗房子拆掉了。
- ㉘门关上了。
- ㉙这本书看完了。
- ㉚这个方法值得提倡。
- ㉛沙漠是可以征服的。
- ㉜这个问题解决得很好。
- ㉝你们的方法还需要改进。

上面例㉖-㉙是事件性受事主语句，例㉚-㉝属于非事件性受事主语句。这两种性质的受事主语句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区别：

第一，事件性受事主语句事件性强，因此往往可以带时体助词“了”，而非事件性受事主语句则事件性弱，主要表达说话人的一种主观看法，因此评述性强，属于评议句，往往不能带时体助词“了”，如例㉚-㉝都不可以在句尾加“了”。

第二，正是因为事件性受事主语句事件性强，非事件性受事主语句评述性强，因此前者后面可以添加“以后+另一个事件性小句”，后者则不可以这么添加。例如：

- ㉞桌子搬走了以后你去哪了？
- ㉟房子拆掉了以后你住什么？
- ㊱门关上了以后他就开始学习了。
- ㊲这本书看完了以后他继续看另一本。
- \*㊳这个方法值得提倡以后他就告诉大家。
- \*㊴沙漠是可以征服的以后人们就开始改造沙漠了。
- \*㊵这个问题解决得很好以后，大家都夸她有能力。
- \*㊶你们的方法还需要改进以后，你们就该想新的办法。

第三，因为非事件性受事主语句属于评议句，带有说话人很强的主观性，因此可以通过添加“我认为”“依我看”“对我来说”“就我个人而言”等体现个人主观性的词语来凸显这种句子的评议属性，而事件性受事主语句则不可以这样添加，因为事件性受事主语句往往陈述的是客观事实，往往不以说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例如：

- ㊷我认为/依我看，这个方法值得提倡。
- ㊸我认为/依我看，沙漠是可以征服的。
- ㊹我认为/依我看，这个问题解决得很好。
- ㊺我认为/依我看，你们的方法还需要改进。
- ?㊻我认为/依我看，桌子搬走了。
- ?㊼我认为/依我看，房子拆掉了。
- ?㊽我认为/依我看，门关上了。
- ?㊾我认为/依我看，这本书看完了。

第四，事件性受事主语句因为事件性强，往往可以转化为“被”字句，而非事件性受事主语句因为评议性强，不能转换。例如：

- |           |                |
|-----------|----------------|
| ⑧桌子被搬走了。  | *②这个方法值得被提倡。   |
| ⑨房子被拆掉了。  | *③沙漠是可以被征服的。   |
| ⑩门被关上了。   | *④这个问题被解决得很好。  |
| ⑪这本书被看完了。 | *⑤你们的方法还需要被改进。 |

综上,把受事主语句分为事件性受事主语句和非事件性受事主语句非常重要,而且所谓的汉语中动句实际上都是非事件性受事主语句,即都是评议句,因为无论“起来”句、“模态”句等,都符合上面所提到的非事件性受事主语句的特征。例如:

- ⑥a.“奔驰车”开起来很舒服。  
\*b.“奔驰车”开起来很舒服了。  
\*c.“奔驰车”开起来很舒服以后我就经常开。  
d.我认为/依我看,“奔驰车”开起来很舒服。  
\*e.“奔驰车”被开起来很舒服。
- ⑦a.这个手续特别难办。  
?b.这个手续特别难办了<sup>①</sup>。  
\*c.这个手续特别难办了以后我就不办了。  
d.我认为/依我看,这个手续特别难办。  
\*e.这个手续特别被难办了。

另外,“可V”和“好V”词汇化以后,成为一个地道的形容词,而形容词谓语句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陈述主语的性质,属于典型的评议句。例如:

- ⑧这种肉好吃。  
⑨这首歌好听。

恐怕没有人会把上述两例看成中动句。正如严辰松(2011)所言,汉语“起来”句有很大一部分表述人的体验,其中“听起来”“看起来”“闻起来”“说起来”等句子占了很大比重。这说明,“V起来”的基本功能是为说话人对受事属性的主观评价提供来源或依据,因此“V起来”在整个“起来”句中应该属于“示证性”范畴(evidentiality)。所以我们赞同曹宏(2004c)把“V起来”<sup>②</sup>处理为状语。但是必须承认,由于某些动词与“起来”经常搭配,使用频率达到一定高度时,会使“V起来”的语法化程度提高,成为一个真正的“示证性”范畴,古川裕(2005)就认为“看起来”可以看成是一个情态副词。我们认为,除了“看起来”,“听起来”和“说起来”等都可以看成是真正的“示证性”范畴,因为它们位置比较灵活,有的称作“插说语”或“独立成分”。例如:

- ⑩这个手续看起来~~起来~~很麻烦。→看起来这个手续很麻烦。  
⑪这件事听起来~~起来~~很有意思。→听起来这件事很有意思。

总之,“起来”句的评价功能是由该句中的AP承担的,之所以“起来”句中有的“V起来”可以删除而有的不行,在于“V起来”的语法化程度不同,语法化程度高的“V起来”可以删除,而语法化程度低的“V起来”则不可以删除,但是不管怎样,把它们统一处理为

<sup>①</sup> 因为汉语的事件句和状态变化句都可以带“了”,如“吃饭了”和“天热了”,所以用“了”作为鉴别标准有时效果不是十分明显。

<sup>②</sup> 曹宏(2004c)把“V起来”称作中动短语。



汉语的“示证性”范畴还是可以的。例如：

②这朵花闻起来很香。→这朵花很香。

③这本书卖起来很快。→\*这本书很快。

尽管上面二例删除“V起来”存在差异，但是评价语“很香”和“很快”都是说话人在“闻这朵花”和“卖这本书”（或“看到别人卖这本书”）时的一种感受，“V起来”为这种感受提供依据。

总之，汉语所谓的中动句都是非事件性的评议句，汉语语法没有必要模仿印欧语语法来增设中动范畴。汉语没有中动范畴，并不等于汉语没有表达印欧语中动语义的手段。

### 3.2 取消中动句的意义

首先，“汉语中有没有中动句”是一个假命题，主要是因为“中动”是一个多义概念，这从国外用“中动”指称各种语言现象便可以看出（参见上文例①-④以及各种对“中动”术语的替代叫法）。英语的“中动”概念和表现形式与其他印欧语的“中动”概念和表现形式并不完全一致，但在“中动”属于语态范畴这一点上是一致的，即中动句式形式上是主动的，而语义上是被动的，所以才命名为“中动句”来加以解释。

汉语没有形态标记，除了“被”字句，主动和被动并没有形式标记，所以不存在、也不需要“中动”概念。现代汉语中典型的歧义句“鸡不吃了”和“咬死猎人的狗”（陆俭明 2005）最能说明问题。而《繁花》中有这样一句话“现在我扫地出门，等于民工”，实际上意思为“我被扫地出门”，但是“被”字可以不出现。这都说明汉语主动、被动的理解主要依赖语境，没有形成严格意义上的主动、被动的形式对立。赵元任（1952）也明确指出汉语动词没有主动式被动式的区别，动作的方向看上下文而定<sup>①</sup>。总之，汉语尽管可以使用“被”字句表示被动，但是现代汉语中仍然存在大量的受事主语句表被动。现代汉语被动句并非一定要形式标记，或者说现代汉语没有形成真正意义上的主动、被动的形式对立。而且汉语中多数“被”字句有不如意、不愉快的感情色彩（张斌 2002），这也说明汉语的“被”字句并没有语法化为真正意义上的被动句，更多的是表达语用层面的情感意义。这与英语的被动句也存在较大的差异。

汉语不需要中动句也可以通过英语发展史加以说明，Trask（1996/2000）认为，一直到18世纪末，英语还是可以用受事主语句表示被动。例如：

④My car is repairing. (My car is being repaired.)

⑤My house is painting. (My house is being painted.)

⑥This problem is discussing at today's meeting. (This problem is being discussed at today's meeting.)

Toyota（2008）把中动句置于被动态框架中进行讨论<sup>②</sup>，并认为“be”作为助动词是在中世纪英语（约1100年）形成的，而英语中动句则是在大约18世纪才形成。由此在英语形成严格意义的“主动—被动”对立之前，受事主语句还可以使用，而在英语形成严格意义的“主动—被动”之后才逐渐形成所谓的中动句。虽然通常认为中动是介于主动和被动之间的一种语态，但是Toyota则把“主动—被动—中动”看成英语的态连续统（voice continuum）。因此，

<sup>①</sup> 赵元任（1952）还指出，要是动作发生在过去，更常用的译法是把动作者译成体词谓语句结构，如“衣服是我买的（The clothes were bought by me）”和“这条裤子是他烫的（The pair of trousers were ironed by him）”

<sup>②</sup> Toyota对“被动态”的定义十分的宽泛，只要主语是经历者取向（undergoer-orientation）的句子都属于被动句。

本文认为在汉语主动、被动没有形成严格对立的情况下，增设中动范畴没有必要。

其次，学界之所以有人讨论“中动句”，是因为他们混淆了功能统一和形式统一的关系，把汉语的某些句式简单地比附英语的“中动句”，这在理念上是错误的。但“中动句”表示说话人对某些事物的评议这个语用功能汉语也是有的，表现为部分“起来”句和“难易”句等。由于印欧语或英语的中动句是相对于主动句和被动句来说的，而且基本上有一个句式来专门表达中动语义，而汉语要表达类似的中动语义，则没有一个专门的句式，所以才出现各种各样的所谓的汉语中动句，甚至“中动句式群”等说法。然而这个“中动句式群”到底包括哪些成员，恐怕很难给出一个明确的答案。除了本文提到的“起来”句、“模态”句和“难易”句，能性补语句如何处理，如“这个问题回答得很好”“这个苹果够不着，那个苹果够得着”等。也许汉语在表达印欧语系诸语言的中动语义时可以用多种句式来表达，即没有一个统一的中动句式，但也不能就此认为汉语也存在中动句，这种比附只会使语法研究复杂化，我们应该看到，汉语能够表达西方语言中动语义的句子具有什么共性特征，本文认为这些所谓的汉语中动句都是非事件性评议句。

最后，从语法理论的简洁性角度看，汉语也无需中动范畴。沈家煊（2016）在讨论词类系统确定以后如何评价它的优劣时指出，评价的标准主要是两条：自洽和简洁。自洽是指不能自相矛盾，不能循环论证，简洁就是不要过分复杂，能简就简。而且沈文还认为简洁准则凌驾于不同学派之上。本文认为，把汉语所谓的中动句看成非事件性评议句，符合汉语事实，因为受事主语句古来有之，汉语的受事主语句与非受事主语句（或施事主语句）相对，相对来说很简洁。而印欧语的中动句是相对主动句和被动句来说的，如果说汉语有中动句，那么它是相对什么句来说的？汉语的主动句、被动句和中动句用什么句法语义标准加以区分？即使跨语言比较以语义为基础，也不能认为别的语言有什么范畴，汉语也必须有什么范畴。除了受事主语句和“被”字句可以表达西方语言的被动语义，实际上汉语的“是……的”也可以对译西方语言的被动句（赵元任 1952），我们能不能把“是……的”也说成是汉语的被动句亦或把受事主语句、“被”字句和“是……句”称作汉语的“被动句式群”呢？

从谓语句类型看，汉语注重客观叙述和主观肯定的区分（沈家煊 2012、2015，王冬梅 2014），这一区分的形式依据就是“有”和“是”的区分，“了”和“的”的区分。而客观叙述与主观肯定的区分实际上就是事件句和非事件句的区分。因此，英语注重“主动—被动”的区分，所以才出现所谓的中动，汉语没有形成严格意义上的“主动—被动”形式对立，汉语注重事件句和非事件句的区分，因此本文认为汉语根本不存在什么所谓的中动态或中动句，学界所认为的汉语中动句本质上就是非事件性受事主语句。这也说明客观叙述（事件句）和主观肯定（非事件句）的区分不仅适用于汉语施事主语句，也适用于受事主语句。

#### 四、结语

本文从中动句的概念、特征和类型入手，讨论了汉语所谓的中动句，在区分事件性受事主语句和非事件性受事主语句的基础上认为，取消汉语中动范畴既符合汉语事实也符合理论简洁性的需要。

“中动”在国外语言研究中可以指称各种不同的语言现象，包括反身、反致使、甚至被动等。国内关于中动句研究主要借鉴英语中动句概念。类似英语的中动句在世界语言中都存

在,但是表现手段各不相同,因此中动句比较应以中动语义为基础。虽然世界语言表达中动语义的手段不尽相同,但是核心语义是一致的,即“主要陈述受事主语具有某种属性”。

汉语所谓的中动句,如“起来”句、“难易”句和“模态”句只能说部分可以对译英语的中动句,但是不是专门用来表达中动语义的句式。因此,把“起来”句、“难易”句和“模态”句定性为汉语中动句既不符合汉语事实,也使语言描写复杂化,从理论上也过于繁杂,不符合理论简洁性要求。沈家煊(2018)指出,汉语不需要“中动”概念,用比附的办法将中动式引入汉语,结果是争议不断,徒增麻烦。

本文认为汉语受事主语句可以分为事件性受事主语句和非事件性受事主语句,这表明客观陈述与主观肯定不仅适用于施事主语句也适用于受事主语句,从施事和受事、主观和客观等角度描写和解释汉语也许更符合汉语事实也更加简洁。

### 参考文献:

- [1]蔡淑美.汉语中动句的研究现状和发展空间[J].汉语学习,2013,(5).
- [2]蔡淑美.汉语中动句的语法化历程和演变机制[J].语言教学与研究,2015,(4).
- [3]蔡淑美,张新华.类型学视野下的中动范畴和汉语中动句式群[J].世界汉语教学,2015,(2).
- [4]曹宏.论中动句的句法构造特点[J].世界汉语教学,2004,(3).
- [5]曹宏.中动句对动词形容词的选择限制及其理据[J].语言科学,2004,(1).
- [6]曹宏.论中动句的层次结构和语法关系[J].语言教学与研究,2004,(5).
- [7]曹宏.论中动句的语义表达特点[J].中国语文,2005,(3).
- [8]古川裕.现代汉语的“中动语态句式”——语态变换的句法实现和词法实现[J].汉语学报,2005,(2).
- [9]郭印.汉英作格致使交替现象的认知功能研究[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5.
- [10]何文忠.中动结构的认知阐释[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7.
- [11]何元建.现代汉语中间句的句法结构[J].汉语学习,2010,(1).
- [12]刘楚群.论中动句的生成动因[J].宁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4).
- [13]刘晓海,石晨.基于生态心理学的汉语中动句生成动因探析[J].语言教学与研究,2013,(4).
- [14]陆俭明.现代汉语语法研究教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 [15]沈家煊.“零句”和“流水句”——为赵元任先生诞辰120周年而作[J].中国语文,2012,(5).
- [16]沈家煊.汉语词类的主观性[J].外语教学与研究,2015,(5).
- [17]沈家煊.名词和动词[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
- [18]沈家煊.比附“主谓结构”引起的问题[J].外国语,2018,(6).
- [19]王冬梅.从“是”和“的”、“有”和“了”看肯定与叙述[J].中国语文,2014,(1).
- [20]吴为善.“V起来”构式的多义性及其话语功能——兼论英语中动句的构式特征[J].汉语学习,2012,(4).
- [21]严辰松.汉语没有“中动结构”[J].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11,(5).
- [22]殷树林.“NP+(状)+V+起来+AP”格式与英语中动句比较[J].语言教学与研究,2006,(1).
- [23]余光武,司惠文.汉语中间结构的界定——兼论“NP+V-起来+AP”句式的分化[J].语言研究,2008,(1).
- [24]袁健惠.汉语受事话题句历史演变研究[M].上海:中西书局,2015.
- [25]张斌.新编现代汉语[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
- [26]张桢,荣晶.受事前置句中前置受事的语义属性表达的历史演变[J].语文研究,2009,(4).

- [27]张德岁. “VP+AP”结构与中动句关系考察[J]. 汉语学习,2011,(5).
- [28]赵元任著,李荣编译. 北京口语语法[M]. 北京: 开明书店,1952.
- [29]Chung, Taegoo. On English Middle Formation[J]. *Studies in Generative Grammar*, 1996,(2).
- [30]Condoravdi, Cleo. The Middle: Where Semantics and Morphology Meet[J].MIT Working Papers in *Linguistics*,1989,(11).
- [31]Croft, William. *Typology and Universals* (Second Edition)[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3.
- [32]Fagan, S. *The Syntax and Semantics of Middle Constructions*[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8.
- [33]Haspelmath,Martin. Comparative Concepts and Descriptive Categories in Cross-linguistic Studies[J]. *Language*,2010,(3).
- [34]Keenan, E. L. & M. S. Dryer. Passive in the World's Languages[A]. In T. Shopen (ed.), *Language Typology and Syntactic Description. Volume I: Clause Structure*[C].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7.
- [35]Kemmer, Suzanne. *The Middle Voice*[M].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1993.
- [36]Klaiman, M.H. *Grammatical Voice*[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1.
- [37]Langacker, R.W. Foundations of Cognitive Grammar (Vol. II), *Descriptive Application*[M].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1.
- [38]Lekakou, Marika. *In the Middle, Somewhat Elevated: The Semantics of Middles and Its Crosslinguistic Realization*[D].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London,2005.
- [39]Li, C.N. & Thompson, S.A. On “Middle Voice” Verbs in Mandarin[A]. In Fox, B & Hopper, P.J. (eds.), *Voice: Form and Function*[C]. Amsterdam/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1994.
- [40]Lyons, J. *Introduction to Theoretical Linguistics*[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68.
- [41]Sroik, T. Arguments in Middles[A]. In Benjamin Lyngfelt and Torgrim Solstad (eds.), *Demoting the Agent: Passive, Middle and Other Voice Phenomena*[C]. Philadelphia, PA: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2006.
- [42]Toyota, Junichi. *Diachronic Change in the English Passive*[M].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2008.
- [43]Trask, R.L. *Historical Linguistics*[M]. Pek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1996/2009.

## Does Chinese Really Need Middle Voice

WU Huai-cheng

(*Shanghai University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Economics, Shanghai 201620*)

**Abstract:** Middle Voice is one of the categories in European languages, which is relative to active voice and passive voice and whose typical characteristic is its patient subject and predicate describing the property of its patient subject. Although it can express the meaning of middle voice in European languages, Chinese doesn't have voice categories. The so-called Chinese middle sentence patterns are all patient-subject sentence patterns, which belong to non-eventive comment-sentences in nature. The middle voice category in Chinese is of no worth from the aspects of both description and theory, so it should be discard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oretical concision.

**Key words:** middle voice; patient-subject sentence; comment-sentence